

儒學警悟七集 第四冊 賴真子

德學堂志序

儒學警悟卷十七

嬾真子卷之一

司馬端明講書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喚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盞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

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畫像紀年

廬山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其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無教逸欲有邦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以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教音傲今尚書乃

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天佑魏氏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什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

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氏族系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侔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懋懋懋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惲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一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審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

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光武出於春陵節侯之後

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侯者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酉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

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蓋以祉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爲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兔毛筆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矣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無字田常

田穀田田釋孟田潛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
之後並爲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
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
年田常弒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
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同一列傳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
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
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爲
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
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爲軍正
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
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遠以疎遠小臣

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敬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敬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敬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

五角六張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

忘其姓名獻俳文

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中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止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

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瑚璉賦押木字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
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
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
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五柳詩訛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
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
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
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
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又舊作
氣和天象澄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爲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之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衆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太甲元年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

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謂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于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正

五柳詩舊本爲正

五柳與殷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而舊本云游好非

少長一遇定殷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
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亭長裝潢匠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
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
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
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
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裱褙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書題試而難任人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
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
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

以爲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是說怒曰
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去聲爲難平聲盡黜之惟作難去聲字者
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
於柴慎微

太公八十遇文王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
宋王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
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
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
倒

杜詩本源周詩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

詩云整屨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
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
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
至於如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
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
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韋蘇州詩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
樓禪夜見月東峯初清磬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夙暮端成
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
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畫公詩畫
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
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

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傲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燠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弟子可與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